

# 儿时中秋节



儿时的中秋节充满了喜庆、童趣,还有浓浓的乡情。

中秋吃月饼,是最有幸福感的事。那时的月饼多是半斤一块,正面正中点一个大红点,用一种厚黄纸包裹,两块一包,正面放一张彩签,印有嫦娥奔月或花好月圆之类图画

及文字,再用绳子捆扎好。等月上夜空,月色溶溶飘洒在静谧的小村,就开始吃月饼了。一般是父亲撕开包装,等我把彩签夹进课本,父亲已开始分月饼了。母亲说:“月饼像个圆月亮,象征了团圆,一家人分食,共同享受幸福和团圆。”父亲分给我的月饼是最大的一块。月饼馅没有如今的式样多,一般是青、红玫瑰丝,花生仁,冰糖等,香甜可口,吃着月饼觉得眼前的一切无比甜蜜。那时候不止一次地想,要是平时能随意吃到月饼,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

吃完月饼就开始送月饼了。村里习俗,中秋节要给长辈和乡邻送月饼,共同庆祝中秋节,共同欢度团圆日。踩着月光,掂着月饼,跟随父亲和母亲去爷爷辈分的老人家里送月饼,父亲和母亲先问候老人的身体,说说庄稼收成,老人们夸夸我,拿出油炸面叶或苹果给我吃。给长辈送完月饼,接下来是给平日交好的乡邻送,这时一般会让家里稍大的孩子去送。收到月饼的人家会派自家的孩子回送。送完月饼,就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了。

明亮的月光下,我们啃着月饼结伴跑到村里的大晒场,玩游戏、说笑话,欢乐的笑声四处飘荡。那时候喜欢玩的游戏是“打马车轱辘”,就是侧着身子双手触地翻跟头,谁能打得圆打得多,就会得意地炫耀,证明自己身手敏捷。再就是扯断新生的桐树干,做成中空的管,从豆子垛上拽些豆荚,剥开,把豆子填嘴里,噙住桐树管一头,用舌头把豆子吐进管子,用力吹,豆子弹射出去,熟练后弹出的豆子会飞很远。我们分成几组,互相作战。如今想起,唇齿间还有苦涩的桐树汁液味道。这个游戏被大人发现会制止,有时还会挨骂,遇见脾气暴躁的家长免不了挨打,因为这个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,还糟蹋了豆子。还有一个“成语接龙”的游戏,家长很愿意我们玩,我们男孩总比不过女孩,很没有面子,就不大喜欢玩。

月亮到夜空正中,大家也累了,各自回家。月光把我们的身影投在地上,给万物笼罩一层朦胧的银纱。抬头望月,皎洁月亮上隐隐有桂花树的影子,也许嫦娥抱着玉兔在赏花呢……

(焦辉 太康县文联)

## 老牛失算

我骑着电动车在县城一条街上正行驶,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。停止行使向喊声处望去,人行道旁的一棵树下站着一位农民打扮的老人向我摆手。走近看了半天,才认出他是以前我在牛庄驻队时的生产队长老牛。

老牛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说,多年不见,看见你也不敢认了,我冒昧地大声喊你名字,唯恐认错人。

我递给老牛一支烟,点燃后,俺俩寒暄一阵。我问,来县城办点啥事?老牛指着停在人行道车上的笤帚说,卖笤帚。我接道,好家伙!你扎这么多,这一车笤帚成了稀罕物啦。老牛说,稀罕个屁!跑一天了,一把没卖。

我问,农民早都不种高粱了,你咋想起种高粱?老牛说,说来话长。我在俺村前的汾河上当护堤员,见河滩里一片片低洼地荒在那里,种其他作物怕不收,高粱是耐旱涝作物,我就种上了高粱。也不错,高粱收了两千多斤,全部卖给了酒厂,卖个好价钱。老伴看着这么多去掉粒的高粱穗白白扔掉怪心疼,说,农民很多年都不种高粱了,卖笤帚的没有了,物以稀为贵,你会扎笤帚,扎些笤帚卖,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老伴说得我动了心,坐在

河堤上,得空就扎笤帚。几个月下来,扎了一百多把。今天我拉着几十把笤帚,心想转不俩庄就能卖完,没想到每进一个庄,从村东头转到村西头,从村南头转到村北头,走大街串小巷,吆喝得我口干舌燥,连人问也没有。我想起城里人爱干净,这几十把笤帚不愁卖,就来到县城,可走了几条胡同,进了几个居民小区,别说年轻人,就连老年人也不瞅一眼。最可笑的是,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见笤帚问我,你拉这是啥玩意,它是啥东西长出来的,问得我哭笑不得。俗话说,高粱全身皆是宝,家家户户离不了。时至今日,臭得一文不值。刚才我在居民小区里,一位老汉一句话提醒了我,他说现在的人都住进了楼房,房地地板砖明亮得像镜子,哪能用得上笤帚。上年纪了,脑瓜不行了,扎笤帚的事失算了。不卖了,马上就回去。

我开玩笑地说,老牛,不卖啦,拉回家别生气一把火把它点了。

老牛嘿嘿地笑着说,你老弟心眼不会那么小,等暑假过后开了学,我把这一百多把笤帚捐给俺村小学,让孩子们扫教室,扫学校院子。

(赵景荣 商水县周南路新城广场)



## 天凉好个秋

喜欢秋天,更喜欢秋的蒙蒙细雨。难得一个秋雨天,立刻决定一个人享受大自然的恩惠,出去走走。秋雨打湿了我的脸,红色的秋叶飘落,而我的心扉在秋风里轻轻地开启又关闭,关闭又开启……

秋是个多情美丽的季节,比春多了几分成熟的妩媚,比夏添了一份宁静的风韵,既不失春的灿烂,亦倍增夏的浪漫……

正在遐想,突然,被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断,原来是一群六七岁的小朋友在雨中嬉戏。突然,一个小朋友天真地问我:“阿姨,下雨了,你为什么不打伞?你看我们都穿着雨衣呢!妈妈说,淋雨了容易感冒。”我一时无语,不知该怎么解释。“呵呵,大人的心思,小孩你不懂。”我心里暗暗回答。

“阿姨,送给你一个花环,戴在头上就会变成花仙子。”“阿姨,你看这束花漂亮吗?我准备送给妈妈,因为我爱妈妈啊!”……

任风穿过思绪,触摸一个个幼稚的小脸,任风吹起秀发随意舞动……此时,真的好想、好想就这样永远待下去,哪怕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,或是一个世纪,我都愿意,真的愿意。

真的好想去找回儿时的快乐,找回那些记忆中熟悉的声音,好想再一次听妈妈的唠叨,听老师讲“a、o、e”……好想、好想拥有充满童真的幸福时光。

于是,告别孩子们,带着孩子送的花环,奔向远方,寻找儿时的自己……

(雷秀丽 周口市中原路小学)

## 风雨中的那把伞

喜欢夏天,不是因为它的热烈奔放,也不是因为它的纯洁直白,而是独独喜欢站在窗前看那豆粒般的雨滴,在天空中织成密集的珠帘无遮无拦地倾泻而下。看那些灰头土脸的花草树木被洗涤、被润泽,任那凉爽的水汽迎面扑来,烦躁的心也随之静了下来。

今年的夏天没让我失望,她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姑娘,刚绽放两天笑脸,便又为闷热的大地洒下凉爽的甘露。豆大的雨滴密集地敲打着窗棂,也敲打着我沉睡的心。透过轻薄的水汽,那些深深浅浅的回忆也在复苏,我又看到了风雨中那把坚定的伞。

去年夏天,我在娘家小住。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,虽然知道预报的有雨,但怀着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的侥幸心理,依然像往常一样没带雨具就出门了。老天仿佛要专门惩治像我这种天性懒惰的人,偏偏在该下班的时候下起雨来,看着同事们陆续离去,自己懊悔起来。正当我自责的时候,电话响了,原来是我那六十多岁的父亲给我送伞来了。也许是因为“送伞”这种方式太过原始、久远,也许是唤起了我久违的记忆,霎时,亲切、温暖布满我的心头。快速地跑下楼去,便看见瘦小、满头灰白头发的父亲笑意盈盈地看着我,只喊了一声“爸”,我的眼睛就湿润了。父亲是走着来的,裤脚虽卷得高高的,但还是湿了。接过父亲递过来的伞,我俩一前一后地走着,没有言语,可我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。

这个画面,让我想起从前父亲给我送伞的场景。每逢雨雪天气,父亲总是让我坐在大架自行车前,用大大的雨衣把我严

严地包裹着。不管外面是风是雨,我都不再担心害怕,我知道风雨中的父亲会给我最温暖的庇护。

父亲上次给我送伞是什么时候?我努力拼凑记忆的碎片。那还是我高中时期,离现在整整十二年了。十二年,我用十二年的时间去成长,经历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转折。我曾经孤身一人在另一个城市打拼,把孤独和苦累独自咽下,告诉自己要坚强,凡事靠自己;也曾经在疾风骤雨中,把自己的外套脱下,为儿子遮风挡雨。

一直以来,我以为自己是初飞的小燕子,不再依靠父母,可以独闯天地,甚至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伞,而在娘家小住的这些日子,感觉又回到了从前,回到了温暖的港湾。尽管父母的腰不再像以前那样挺拔,尽管步履已经笨拙、迟缓,尽管做事经常丢三落四,但在他们眼中,我依然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燕子。当风雨来了,他们仍会用最温暖的翅膀庇护我,尽最大的努力来爱我。

“父亲是很低的夕阳了”,看到这句话的时候,眼泪再也忍不住。我知道,夕阳虽然很低,虽然微弱,但它永远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,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庇护伞。

(曹广娜 太康县电业局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z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